

## 第二章 異化的概念

在傳統價值中，人是在宇宙中尋找自己的秩序與位置的，然而經過啓蒙運動的「現代性」洗禮後，人則認為其自身具有理性與認識能力，能夠去創造宇宙間的新秩序，而且是以人這個主體為中心的新秩序。但是在「現代性」的啓蒙理性下，引發爭議的情理對立、異化概念逐漸浮出檯面。

德國啓蒙主義的傳承者如康德、費希特等，因為提倡人的自主與自由而成為顯學，人是論述的理性主體，而為了塑造理性的人，把理性視為可以從情感、慾望提升出來的知識觀點，理性與情感可以截然二分，互不相屬。然而，這樣的說法引發了浪漫主義者的反彈，浪漫主義者如歌德、赫德等反對人過份理性化，反而使人本身陷入一種缺乏感性的機械主義世界，將人自身貶為無知無覺的客體。理性主體與感性對象的疏離，變成與人與人之間只有理性而疏離的關係，沒有感性的聯繫，使人們對感性對象的宣洩找不到出口，人們對「異化」的感覺也就愈來愈強烈。

黑格爾將「現代性」這種認為人有理性認識能力的思維，轉用在唯心主義的「精神」上，「精神」的自我實現過程，就是理性的發展過程，精神把人作為載體，因而創造出整個世界、整個現象界的架構，包括社會制度、國家整體等等。在最高的環節「絕對精神」還沒有達到之前，在現象界中，萬象總是會經歷對立、分裂、矛盾的情形，這就是黑格爾概念的「異化」。對黑格爾來說，除了浪漫主義外，他還趕上法國大革命的浪潮，法國大革命的後作力席捲整個歐陸，對「自由」、「民主」解放的要求，在在衝擊著當時德國人的心靈，這時，「異化」這個概念也同時相當為人熟知。黑格爾所關注的神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分離與對立情況，就是「異化」這種疏離感所引發的。在辯證法中，黑格爾將異化概念帶入，「異化」是一個對立、分離和否定的環節，所以作為觀念，必須將「異化」棄而昇存，才能進到下一個環節，完成統一。這種說法，是把「異化」當作一種否定的力量，然而這種否定的力量，卻是推動整個意識完成其歷程，最後到達絕對精神的必要力量。這是黑格爾對當時社會環境，以及康德、費希特等理論衝擊下的應對。

馬克思則將「現代性」這種思維轉用在人經由主體的勞動能力去生產、改造創造這個世界。經過了人的生產活動，自然界轉為為人所用、所控制。然而在資本主義這一社會階段中，馬克思則認為，「異化」卻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深悲哀。看似已經擺脫自然界對人的魔咒，但卻又掉進另一個魔咒中，<sup>1</sup> 人轉變成為

---

<sup>1</sup> 霍克海默，《啓蒙辯證法》，p.29。「隨著資產階級商品經濟的發展，神話昏暗的地平線被計算理性的陽光照亮了，而在這陰冷的光線背後，新的野蠻種子正在生根結果。在強制統治下，人類勞動已經擺脫了神話；然而，也正是在這種強制統治下，人類勞動卻又總是不斷落入神話的魔力

自己所生產的商品控制、擺弄。而且這個商品世界的力量愈強大，人的處境也就愈加困頓。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對「異化」說的辯證法，但他不像黑格爾把「異化」用在觀念、精神脈絡上，這樣「異化」的意義，對馬克思來說，變得既抽象又無法掌握真正的現實狀況。馬克思將「異化」說放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脈絡中談，而且「異化」的發生，與「勞動」脫離不了關係，導引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因為過度勞動產生了異化，進而失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與價值，既扭曲又貶值的悲慘境況。在「異化」的消除這一點上，馬克思是贊同黑格爾的，所以馬克思認為必須要克服「異化」，將人的境地提升到另一個肯定的環節，以完成統一。而這一肯定、統一的環節，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聯合體。

## 一、類存在

當費爾巴哈開始從黑格爾的「精神存在」目光轉移到人的「類」時，他是踏在唯物的基礎上了。黑格爾還是以精神為主體，人是為了體現精神，而有由意識開始其歷程的理論。費爾巴哈則是以人為主體，重新發現了人本身。對費爾巴哈來說，動物與人是不同的，因為動物不會把自己當作自己的對象，沒有外於自己的個體，不會改造甚至創造對象世界，因此動物只能有單一的生活。人卻不一樣，人有思維，具理智、能思考，能跟自己交談、講話，也能夠和她/他者交流溝通。費爾巴哈認為思維、講話是真正的類的職能。對費爾巴哈來說：「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夠將自己假設成別人，這正是因為他不僅把自己的個體性當作對象，而且也把自己的類、自己的本質當作對象。」<sup>2</sup> 費爾巴哈接著又說：「人由對象而意識到自己：對於對象的意識，就是人的自我意識。你由對象而認識人；人的本質在對象中顯現出來：對象是他的公開的本質，是他的真正的、客觀的『我』。不僅對於精神上的對象是這樣，而且，即使對於感性的對象，情形也是如此。即使是離人最遠的對象，只要確是人的對象，就也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質之顯示。」<sup>3</sup> 在黑格爾的意識中沒有對象，只有主體自身的運動，主體自身產生矛盾、完成統一的歷程。人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彰顯精神的存在，這也可以說是人的內在目的。然而對費爾巴哈來說，人是不同於動物的複雜個體，人作為類存在物，具有理性，這個理性是能認識自己也認識對象，具有感性，能投注自己的感情於對象上，人與對象（即自然界）是互為本質的顯現。

費爾巴哈將整個自然界變成是人的對象世界，但是他還停留在我不動，對象也不動的互相凝視階段，換句話說，他的「類」對自然界或對象世界並沒有任何作用力，僅止於思維意識到的對象，還是具有半唯心主義的成分。可馬克思就不這樣想了，他把類提升到具有「生產」、「實踐」這種能動的作用力，首先類的職

---

之中。」

<sup>2</sup> 《基督教的本質》，p.27。

<sup>3</sup> 《基督教的本質》，p.30。

能只能是「勞動」，然後才發展出思維和語言，他說：「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sup>4</sup> 當意識飄在虛無飄渺的空中時，對馬克思來說那還不是真正的意識，唯有透過生產活動，才能證明人是這樣有意識的類存在物。所以人先是生產的類存在物，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人因為有意識的生產活動，才跟動物區分開來。這是馬克思對人這個類存在所賦予的「勞動性」，透過人的勞動，人與自然不再處於對立相互凝視的狀態，而是彼此有所交流。勞動作用在自然界，改造、創造出整個世界架構，馬克思的「勞動性」說法，更是不同於黑格爾利用精神來建構世界的說法。這也是馬克思為了「現代性」困境的第一個解決之道。

另外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費爾巴哈不得不把「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繫起來的普遍性。」<sup>5</sup> 費爾巴哈的說法似乎只是一種原子式的個人主義，他意識到人與人的聯繫是一種個別的原子聯繫，他掌握了人與自然，卻忽略掉有機的人與社會的關聯。因此在馬克思看來，這樣的類並不是一種真正具普遍性的類，而只是費爾巴哈在市民社會下看到的狹隘的類，一種狹隘的社會關係。

馬克思在同一點提綱中也說了，「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所以馬克思雖然讚揚費爾巴哈，認為他從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現了世俗的基礎，但馬克思也批判費爾巴哈，認為他專注在單個人的本質，認為他的立足點在「市民社會」，顯然都太過於狹隘。真正的唯物主義的立足點，應該是在「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換句話說，人與社會是分不開的。馬克思看到了人這個主體在現實中，與社會脫離不了關係，個人有整個社會作為後盾，所以個體不會是孤獨的靈魂，不會在現實世界中徬徨無助，求救無門。所以「類存在」的「社會性」，可以說是馬克思針對「現代性」的困境，提出的第二個解決之道。

Norman Geras認為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人類社會中有關人性(Human Nature)與人的本質(The Nature of Man)的觀點。即Human Nature主要是不變的、穩定永久的一個永恆存在(constant entity)，而The Nature of Man則是變動不居、依某些特定時空而有些不同。<sup>6</sup>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在封建社會中人的本質會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人性是不變的。這也可以解釋費爾巴哈所看到的「類」，其實就是指依特定時空而有變化的人的本質。最後Geras贊同馬克思，認為不論是The Nature of Man或Human Nature都是表現在社會關係之中的。<sup>7</sup> 在現

---

<sup>4</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54。

<sup>5</sup>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56。

<sup>6</sup> Geras,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p.24。

<sup>7</sup> Geras,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p.43。

實世界中，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人與社會的關係，都是需要在一個社會框架中，才能表現出每一個人的特性。所以不論是小至家庭或大至宇宙，不論是從出生到死亡，都很難脫離這樣的關係而獨立生存。費爾巴哈在其論述中，沒有體悟到他的人類本質的觀點太過孤立了，而且也沒有從宏觀的角度即「社會框架」、「社會關係」中，來看待人這個類存在物，所以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是有其道理的。

馬克思提出了人是屬於社會中的人之後，他不甘只停留在這樣靜態的描述下，因為人活著也絕不是這樣的圖像。馬克思進一步說：「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sup>8</sup> 這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強大來源。透過「勞動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產品，是落實了自啟蒙運動以來，人們普遍具有的，對人改造自然界能力的信仰與信心。

自然界是人賴以生產、創造的感性外部世界，也是成就人之所以為類存在物的外部世界。因為自然界一方面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另一方面也提供人類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一方面，自然界提供「勞動」加工的對象，另一方面，自然界提供人本身肉體生存的資料，這是理想中作為類存在物和對象世界應有的關係。馬克思認為，人作為類存在物，必是擁有一種自主活動、自由活動的類生活，是人通過實踐生產活動創造對象世界、自然界，改造無機界，而證明自己是有機的、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人」這個主體，將自己的對象世界，不管是自然界或是資產階級社會，都置於自己的改造之下。類生活其實是從勞動實踐中形成的，然而這種「勞動」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是一種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勞動，僅只作為維持生存的手段工具而已。類生活的勞動不僅維持生命所需，還含有自願性的活動意義在內。事實上，這種「類生活」還未在人類社會中真正實現過，這樣的類生活，是一種理想的人類生活。動態的「勞動性」與靜態的「社會性」，是彼此依賴影響的。

然而馬克思卻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的處境，他提出：「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佔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這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這個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勞動者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sup>9</sup> 對象世界不在人的控制之下，反而變成人的對立面，控制人，工人反倒成了對象世界與自然界的奴隸。這樣的情形，是無法忍受而必須加以駁斥批判的。

## 二、勞動的異化

---

<sup>8</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55。

<sup>9</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50。

從洛克的「勞動價值說」開始，「勞動」所產生的價值開始為人類的「私有財產」學說打下了基礎。<sup>10</sup> 上帝給了人類理性，而人類自己產生了勞動，洛克相信勞動是除了自己以外，別人所奪不走的，「勞動是勞動者無可爭議的所有物」。之後的亞當斯密也有提到勞動價值說，甚至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階段，那些馬克思所謂的國民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等，將所有的社會形式都看做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對於勞動的看法，自然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私有財產」出發來談「勞動價值說」了。

洛克認為，因為勞動使得自然脫離了原來所處的共同狀態，因此確定了勞動者對它們的財產權。所以如果洛克可以看到晚近發達的市民社會，他可能也會贊同黑格爾對「勞動」化為私有財產更進一步的說法：「我可以把我身體和精神的特殊技能以及活動能力的個別產品讓與他人，也可以把這種能力在一定時間上的使用讓與他人，因為這種能力由於一定的限制，對我的整體和普遍性保持著一種外在關係。如果我把在勞動中獲得具體化的全部時間以及我的全部作品都轉讓了，那就等於我把這些東西中實體性的東西、我的普遍活動和現實性、我的人格，都讓給他人所有了。」<sup>11</sup> 對奴隸來說，她/他們全部的活動範圍是屬於主人的；然而在資本主義下勞動的買賣，對工人來說，勞動就是屬於資本家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什麼都可以轉讓，我的勞動、我的人格，轉讓的形式化約為一段時間讓與她/他人使用。

馬克思將勞動力的價值放到他的哲學中，認為人既然具有認識能力，那麼透過人類的生產活動，就能生產出勞動產品，又能將自然界改變成人的樣子，在宇宙中重新創造出人的秩序。這本是人類「類本質」的樣貌，可卻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給扭曲變形至無以復加的地步。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勞動的價值，但黑格爾卻沒有看透資本主義社會下勞動的異化。黑格爾將勞動的成果轉變為私有財產的說法，又再一次證明黑格爾將人視為精神的盛載，漠視或無視於人在現象界中受苦的現實情況。馬克思則是力圖透過人的勞動力量，控制或利用自然界或宇宙秩序，使之變成人的從屬力量，力圖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下勞動的異化。

馬克思發現到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反而受到對象世界的宰制，工人成了自己對象的奴隸。而奴隸的所有生活範圍是屬於主人的，工人成了自己對象世界的奴隸後，也是差不多的情況，只是在勞動中，工人的活動屬於資本家。在勞動過後，工人所掙得的工資，也是僅僅為了維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勞動只是為

---

<sup>10</sup> 洛克，《政府論次講》，p.18。「……他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我們可以說，是正當地屬於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

<sup>11</sup> 《法哲學原理》，p.87。

了生命的延續，而非爲了勞動本身值得勞動而勞動。

除了在工作過程中，勞動的異化還以「失業」來表現身處其中，人們的焦慮與不安。那些過多的剩餘勞動力和龐大人口，被排拒在勞動生產行列之外，形成「產業預備軍」，隨時準備取代勞動中的勞動者。資本家以此要脅勞動人口安分守己，勞動者只能單方面地接受資本家所開出來的條件，而沒有反抗的餘地。那些在勞動生產行列外的產業預備軍，爲了取代勞動人口，更是降低自己的價碼以求勉強維生。所以不論是不是在勞動中，人們都注定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從一開始捲入所謂的「供需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市場開始，工人就一步步完全屬於資本家。工人沒有尊嚴，受到資本家無情的剝削，即使在工作之外，也鎮日憂慮不得溫飽的事實。這就是馬克思所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達到頂點的勞動異化。

此外，霍克海默在其《啓蒙辯證法》中，憂心啓蒙以來的理性，在「現代」這個時刻，似乎更加變本加厲了。「啓蒙理性靠著不斷計算產生了機器，來作爲人類勞動的輔助，機器供養著人們，人們變得脫離不開理性所形成的這個大機制，在這個機器形式中，人們的生活、思維都逃脫不了理性對社會所發揮的作用。」<sup>12</sup>「物質文明的提昇使得理性的地位穩固，然而理性產生的物質文明，其最終實現的，只是將人類勞動當作純粹目的的手段工具罷了。」<sup>13</sup>對馬克思來說，他並不是反對機器的發明，事實上，機器代替勞動，使人免於勞動，帶給人們的生活、生產更加富裕，才是馬克思樂見的。然而對於駕馭自然界發明出的機器產品，曾幾何時因爲資本主義在生產上的失控，人反而被機器所宰制、工具化。

馬克思關心勞動異化的情形，是針對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那種生產方式而發聲的。「他所關心的是使人從那種毀滅人的個性、使人變形成物、使人成爲物的奴隸的勞動中解放出來。」<sup>14</sup>馬克思所要回復的，是人在類生活中，那種自主、自由的生活，將對象世界置於自己改造之下的有機活動。而不是在勞動過程中，與自我創造力疏遠，而且自己的勞動對象反而變成異己的存在，對自身進行宰制的僵化機械式的活動。或者說，如果必要勞動是不可避免的，則盡量減少必要勞動的時間，就能有效減少這種物宰制人的勞動，所給人帶來異化的痛苦，也就能帶給人們更多自主活動的時間。

---

<sup>12</sup> 霍克海默，《啓蒙辯證法》，p.34。「正是在機器形式中，異化理性正在對社會——這個社會把作爲物質和精神機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維調和起來——發生著作用，並把社會本身當成思想的真正主體。」

<sup>13</sup> 霍克海默，《啓蒙辯證法》，p.27。「主體在取消意識之後將自我客體化的技術過程，徹底擺脫的神話思想以及一切意義，因爲理性自身已經成爲萬能經濟機器的輔助工具。理性成了用於製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標專一，與可精確計算的物質生產活動一樣後果嚴重。而物質生產活動的結果對人類而言，卻超出了一切計算所能達到的範圍。它最終實現了其充當純粹目的工具的夙願。」

<sup>14</sup> 佛洛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p.56。

在馬克思所提出的人與「類本質」的異化中，其實總結了其它三種「異化」，即人與自然界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人與勞動的異化。人是依賴自然界的，人對對象世界起作用，自然界是作為提供人材料與勞動對象而存在，不是以作為強大的對象世界，宰制人而存在。同樣的，人也是依賴於人的，人在社會之中，必須靠別人的幫助才能得到自己所需，然而本來是互助合作的類生活，結果卻變成手段與目的倒置。資本主義下的市民社會，是一個原子式的社會，每個人變成都只是每個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再者，人是依賴勞動的，勞動是人的本質，卻反過來壓迫自己的生命活動。因為作為一個工人，她/他必須不斷地出賣自己的勞力，才能換取微薄的薪資以得到生命的延續，人在勞動中不是感到自由自在，而是痛苦悲哀。這些倒置、對立的狀態，其實就是人與其「類本質」異化的內容與形式。但是勞動異化作為類本質的異化，在資本主義下，對人的感受衝擊最大。在人的一生中，工作佔有很大一部份，自然對勞動的感受也是特別地深。因為求生存的需要，是最基本的，為了生活無慮，不斷地壓榨自己的體力精力，把人貶為機器不停地重覆相同的事，盡可能在一定時間內產生最大的效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首先是做為工人，然後才成為一個人。

在人與「類本質」異化中，人們對「類本質」異化的認識似乎顯得不完全：「在異化的範圍內活動的人們僅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性質的歷史，如政治、藝術和文學等等，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性和人的類活動。」<sup>15</sup>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人們容易將這些文學、藝術歸因為高傲的類活動，而將之排除在異化勞動之外。其實對馬克思來說，強調經濟範疇的勞動異化，並不代表他不重視其它範疇，只是他似乎沒有餘力去完成對這些方面的論述，所以他選擇了把焦點放在深受異化勞動之苦的廣大無產階級上。佛羅姆更進一步提出：「歷史在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中只作了一個更正。馬克思相信，工人階級是最異化的階級，因此從異化中解放出來必然要從工人階級的解放開始。馬克思的確沒有預見到異化已經變成為大多數人的命運，特別是那部分人數愈來愈多的居民的命運，這部分人主要不是與機器打交道，而是與符號和人打交道。」<sup>16</sup> 其實對於「人類勞動」來說，人的全部活動都是「勞動」，也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和自身相異化的活動」。沒有什麼「需要」或「一般需要」之別，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勞心」跟「勞力」之別。所有的具體勞動做為人類全體的勞動，它們其實是一樣的，是「抽象人類勞動」<sup>17</sup>，也是「無差別人類勞動」，具體勞動表達了

---

<sup>15</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86。

<sup>16</sup> 佛洛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p.62。「說起來，職員、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異化的程度，甚至超過熟練的手工勞動者的異化程度。手工勞動者的發生作用仍然依賴技巧、忠實可靠等等個人品質的表現，在他交易中並沒有被強迫出賣他的『人格』、他的微笑、他的見解。而那些同符號打交道的人之所以被僱傭，不僅是由於他們的技能，還由於某種品質，這些品質使他們成為易於被處理和操縱的、『有吸引力的人格容器』。」

<sup>17</sup> 《資本論》，第一卷：p.51。「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

抽象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則是具體勞動的凝聚。所以馬克思針對廣大無產階級所提出的「異化」概念，無異議地，在現代更可以引伸到廣大的受薪階級。因為勞動不分勞心或勞力，而且不管是無產階級還是受薪階級，在勞動異化下所受的痛楚也都是無差別的。

馬克思贊同黑格爾「異化」的概念，認為「異化」是一種必要的概念，即否定的環節，對於作為統一的前提是必要的。「異化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發展、矛盾對立到了頂點，卻不能不思改變。

### 三、克服異化

把人的地位逐漸提高，是馬克思對人的哲學關懷。

在提昇的過程中，馬克思第一步要面對的就是宗教對人的異化問題，將人從宗教的異化中拯救出來，所以他首先對宗教進行了批判。馬克思堅決地說：「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sup>18</sup> 對宗教的批判不是所謂的以異教徒的觀點來批判基督教，而是從宗教的根本之處來批判宗教的存在。費爾巴哈說：「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他放一個上帝在自己的面前，當作與自己相對立的存在者。……上帝跟人的這種對立、分裂——這是宗教的起點——，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質的分裂。」<sup>19</sup> 也就是說，上帝其實就是由人的思維分出來的對象，上帝就是人的理想化身。是人創造了宗教、偶像，而人卻屈服於宗教、偶像面前。馬克思從費爾巴哈處繼承了對宗教的看法，認為人把一切理想型都賦歸上帝，反而造成了人自身的貧瘠，就是說，奉獻給上帝的越多，留給人自己的就越少。人創造出上帝，就是宗教異化的開端，因為人將一切都寄託在自己創造出來的偶像身上，奉獻犧牲，自己卻一無所有。

雖然馬克思承認：「宗教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狀態的精神一樣。」<sup>20</sup> 但是馬克思也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只能暫時止痛，不能治癒人的真正苦難。因為宗教使人民行走在虛無的彼岸世界，使人們匍匐在上帝腳邊，謙卑如草芥，無視於或冷漠應對現實世界的現實性。被禁錮在宗教王國裡，失去了人作為理性主體的自主精神。所以馬克思要人民拋開宗教帶給人們

---

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麼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來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

<sup>18</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1。

<sup>19</sup> 《基督教的本質》，p.60。

<sup>20</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



的幻想光圈，拒絕再靠鴉片來療傷止痛。人要從宗教批判中，才能成為真正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行動，也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現實性，<sup>21</sup> 回到啓蒙理性的行列裡。

「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了之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sup>22</sup> 在揭露了宗教對人的異化之後，第二步馬克思要面對的，就是人的類本質異化的克服，類本質的異化包括了人與自然界（現象界）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以及人與勞動的異化，這些都是屬於現實世界的批判部分。換句話說，宗教批判就是克服「類本質異化」的前提，把人從天國拉到世俗後，再來就是要針對世俗世界做一批判式的揭露。因為宗教異化的產生是由於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無助與抗議，克服了類本質的異化，也就連帶地克服宗教異化。所以說宗教異化的克服，有很大一部份也是要歸諸於類本質異化的克服。

不管是原始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都必定經歷「克服異化」這個過程，才進到下一個歷史階段。於是在資產階級克服封建王國的餘毒後，我們就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就馬克思的觀點來說，資本主義社會並非一無所取，資本主義社會有其正面的貢獻，例如生產力提高、物質文明的提昇等，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其負面的影響：即在將物質文明推到極致的同時，為了創造出龐大的商品聚集，勞動者的勞動變得不是人自身所有等。綜合資本主義的正負面影響，以及歷史的辯證演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是卻只是一個暫時的必然過程，保留資本主義社會好的一面，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不好的一面，歷史必然要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使得理性、科學服務於人類，技術進步帶來了人對自然的控制，而且只有在富足的生活裡，人才可能有自由。然而富足的生活只是必要條件，還不是充分條件，所以如果要在富足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消除勞動所產生的異化情形，更進一步的是要擺脫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壓迫。就像資本主義社會有其必然性一樣，異化的克服也有其必然性。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的進程是承繼上一階段，即封建主義社會而來，而克服異化這個環節則是接續，或者說，為了使對立、分離狀態的異化勞動能夠統一而來。在勞動異化狀態中，馬克思看出人對擺脫這種異化困境，以及對自由的熱望與追求的必然性。這種動力促使人向還原人類「類存在」的本質，形成一個自由人社會推進，最後克服異化。

「工人生產資本，資本生產工人，因而工人生產自身，而且人作為工人、作

---

<sup>21</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宗教批判摘去了裝飾在鎖鍊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並不是要人依舊帶上這些沒有任何樂趣任何慰藉的鎖鍊，而是要人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使人能夠作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旋轉。」

<sup>22</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

為商品就是這整個運動的產物。」<sup>23</sup> 在私有財產底下，工人生產勞動，勞動累積資本，這種勞動異化的對立是無產與有產的對立，是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工人為了資本積累，可以淪為絕對的無，同樣地，資本家也是一樣。<sup>24</sup> 「工人只有當他對自己作為資本存在的時候，才作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當某種資本對他存在的時候，才作為資本存在。資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資本的存在以一種他無法干涉的方式來規定他的生活內容。」<sup>25</sup> 所以要消除這樣的勞動異化，要肅工人、資本家這種人與物的關係，就是要消除資本積累，消除私有財產所帶來對勞動人的宰制。因為私有財產是物，人為了追求物卻受制於物，這是本末倒置的。勞動積累成資本，資本積累成私有財產，活勞動積累成死勞動，死勞動反過來壓制活勞動，所以若想要回復真正的勞動，必然得消除私有財產，才能回復到真正的人與人關係。

馬克思也提到，要消除人對於私有財產的佔有是困難的。私有財產的關係在於它的普遍性，私有財產普遍否定人的個性，它使人為了佔有物質的財產而不斷地與自我異化。因此馬克思提出了共產主義，即揚棄一切的私有財產。他說：「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sup>26</sup> 「我們必須要揚棄了一切的私有財產，因為私有財產的整個運動，就是異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質的、感性的表現，也就是人的現實表現。」<sup>27</sup> 馬克思想要消滅私有財產，從而取消了個人為私有財產的勞動，轉為每個人為公有社會貢獻己力，然後再取用自己需要的部分。每個人貢獻自己的活勞動，取用的也都是別人的活勞動，和是自己的活勞動，這樣就不會發生受役於物（死勞動）的情形。

馬克思破除了經濟上即現實生活的異化，連帶地也破除了宗教方面即發生在人的內心深處意識領域的異化。因為沒有了現實的苦難，人們自然也不會塑造出一個異於己的偶像去寄託了。當我們積極揚棄了私有財產，就進入共產的社會，社會的這些財富都是人類共同享有的。在共產社會裡，人沒有了對私有財產的佔有，不需要成天擔心私有財產的消長，人在新社會中，勞動以自由、自主的協作

---

<sup>23</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63。

<sup>24</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65。「私有財產的關係潛在地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係，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係，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係。一方面是作為勞動，即作為對自身、對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對意識和生命表現說來完全異己的活動的人的活動生產，是人作為單純的勞動人的抽象存在，因而這種勞動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實的無淪為絕對的無，淪為他的社會的因而也是現實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為資本的人的活動的對象的生產，在這裡對象的一切自然的社會的規定性都消失了，在這裡私有財產喪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性質（因而也喪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幻象，甚至連表面上的人的關係也沒有了），在這裡同一個資本在各種不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存在中始終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他的現實內容如何。勞動和資本的這種對立一達到極限，就必然成為全部私有財產關係的頂點、最高階級和滅亡。」

<sup>25</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64。

<sup>26</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80。

<sup>27</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80。

方式出現，當然這樣的協作方式或許仍有點爭議，不過在經歷生產力大躍進的資本主義階段之後，工時的減少，不在侷限於某種職業裡，社會關係更加緊密，使得每個人都願意貢獻自己的能力以對待互不可缺的對方，這就是克服異化後的勞動自由社會。

黑格爾與馬克思兩人對於「人」，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樂觀預估。只是馬克思對於人的勞動又有更深刻的觀察與評估，所以他能針對勞動的異化，提出克服解決之道，並許給人們一個真實的未來。